

一九四二年

世界學典

世界書局出版

UNIVERSALIS ENCYCLOPEDIA

世 界 學 典

世界學典

創體人

李煜瀛 石曾

世界學院(上海·巴黎·紐約)

有創體權請勿仿製(中國方面經由內政部註冊)

世界學典中文版

主編者

李煜瀛 楊家駱

編輯者

世界學院中國學典館

上海武康路(福開森路)333號

四庫全書學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者

楊家駱

編輯者

世界學院中國學典館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人

張人傑

世界書局代表人

發行所

世界書局

上海 南京 杭州 廣州 汕頭 梅縣 梧州
重慶 成都 貴陽 昆明 漢口 長沙 南昌
北平 開封 濟南 青島 徐州 福州 鼓浪嶼

版權圖記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

初版

UNIVERSALIS ENCYCLOPEDIA
EDITIO SINICA

世界學典
中文版

DIRECTORES: LI-YU-YING ET YANG CHIA-LO

主 編 者 李 煜 瀛 楊 家 駱

INSTITUTUM UNIVERSALIS ENCYCLOPEDIA
SECTIO SINICA

世 界 學 院 中 國 學 典 館

ENCYCLOPEDIA
QUATUOR BIBLIOTHECARUM

四 庫 全 書 學 典

A

YANG CHIA-LO

楊 家 駱 著

MENSE JUNIO 1946

一 九 四 六 年 六 月

SHANGHAI

上 海

THE WORLD BOOK COMPANY LTD.

世 界 書 局

李煜瀛著世界學典書例答問

四庫全書學典插圖

四庫全書通論

四庫全書，第一章第一節至第五章第二十九節
中華全書，第六章第三十節至第七章第三十七節
世界學典，第八章第三十八節至第四十八節
四庫全書學典，第九章第四十九節至第五十四節

· · 四庫全書辭典

· · 正編包括

四庫著存書一萬種之說明撰人七千人之傳記及其參見條

廣編包括

見於通論與四庫全書有關之題釋三百條

四庫全書綜覽

四庫全書綜覽表，附歷代著作名數統計

四庫著存書文獻及總目薈要目等八種，第一編

四庫著存書特種索引及有關書目等十四種，第二編

李煜瀛著世界學典引言中譯本，第三編

詳目分見通論辭典綜覽三部插頁後

世界學典書例答問

李煜瀛 石曾

當讀者看到這部書的總名是“世界學典”，其下又繫着“中文版”三字，而這冊的專名是“四庫全書學典”，在未翻閱內容前，或許會發生下列一串問題。因為世界學典的名稱、體裁、形式及其哲學基礎與方法論等，皆煜積四十年之研究所新創。既為新創，所以非有較詳的解釋，不易了解。但此種解釋，如以一般章程式的凡例來作，必致條目繁多，瑣碎複雜，故現用較為明顯之問答體以代之：

問：“世界”二字，是指自然世界—宇宙呢？還是指地理世界—地球呢？還是指人類世界—國際呢？

答：

人類世界為地理世界所知較詳部分；地理世界為自然世界所知較詳部份。

自然世界的現象，是從光雲、銀河、恆星、行星到原子；地理世界的現象，是從氣圈、海、陸到其中每一種礦、植、動物；人類世界的現象，從史前、有史、今日到未來的個人、聚落、羣體以及世界的聯邦。還有這一切世界之理論的綜合—世界哲學，都屬於世界學典所論述之知識的範圍。

問：“學典”二字，似係一新詞，其來源與含義如何？作為書名時，其體裁如何？與“字典”、“辭典”所異在何處？

答：

“學典”即拉丁文“ENCYCLOPEDIA”（英、法文略同），有“所講的學術環繞在內”之意。後凡包括一切學術在內—呈顯“知識世界”且多係按辭典次序排列的書，每用此詞以構成其書名，於是此辭成為書體之一種。

四十年前煜首譯“ENCYCLOPEDIA”一詞為“百科類典”，後中國因受“四庫全書”命名的影響改譯為“百科全書”。近二世紀專科的ENCYCLOPEDIA出版頗多，在中文有“中國文學百科全書”等。文學本百科中之一科，固然其中亦可析為多科，然於一科之下，復繫以“百科”二字，終覺不甚妥當。且“全書”二字，在中文易與“四庫全書”之叢書式的全書相混，不足表示其為另一書體，故煜後又改譯為“學典”。“學”以知識全體為對象，“字”、“辭”僅指語言符號而言。“字典”、“辭典”之任務，在解釋語言符號之形、聲、義、用；“學典”雖不能離語言符號以為書，然除可賅字典、辭典之解釋外，而尤應推廣於知識本身之詳盡的論述。故字典、辭典之條目，僅由字與辭組成；而學典之條目，除字與辭外，尚有複合多數字與辭而成之論文名稱式的各種專題。

“字典”、“辭典”既以解釋語言符號為主，故體裁祇須按語言符號之機械次序排列即可；“學典”既以論述知識全體為主，故其中除關於各“字”、“辭”、“題”之論述須按“辭典式”排列外，其前尚須有融貫此項知識的“通論”，其後尚須有表示此項知識之交互綜錯關係與此項知識成為社會性行動之技術的“微覽”。

這三部：“通論”是備讀的，但亦夾排小字備查；“辭典”是備查的，但亦有長文備

讀；“徵覽”有的是備讀的，有的是備查的，甚至有的是備行的。

“通論”、“辭典”、“徵覽”三部的名稱，當施用於世界學典每些特殊專冊時，亦可因其特殊情形而改易。但分爲三部，和三部的性質，則完全一致。

問：“學典”已足表示係用一書體呈顯出的“知識世界”，何必更加“世界”二字？且如“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ædia Britannica)亦以呈顯知識世界爲任務，現世界學典中文版與其加上“中文版”三個字，何不易稱“中國學典”呢？

答：

在“世界學典”問世前，“大英百科全書”可以說是近代學典的典型，我們對這種典型，試提十大缺點來作解答上述問題的根據：

第一 “大英百科全書”亦以呈顯知識世界爲任務，牠的三千七百個撰稿人，一半是美國籍，其餘來自六十一個不同的國家。但牠既以英文編成，自以供給英語民族應用爲主，其內容遂不得不側重英語民族的需要。編者加爾文(J. L. Garvin)甚至在序言中首立一“英語世界”的標題，誇耀英語民族的成就，所以牠所呈顯的，祇是英語民族二萬萬人的知識世界，而非全人類二十萬萬人的知識世界。

第二 在一百七十八年的長時期中，牠陸續改編出至第十四版，此版從第一冊 A 至 ANNO……第二十三冊 VASE 至 ZYGO，第二十四冊爲地圖和無獨立應用性的全書索引。這二十四冊的體積，不能說不大，但以較知識世界之已經積有的分量，和未來發展的無限，則實渺小而不能爲其代表。加爾文在序言中一面說：這二十四冊“似乎對於任何人類需要，都足够了”；一面又說：“事實上每一歷史的、宗教的、哲學的、物理的、國際名人傳的、法律的，更不要說文學的學典，都要有這些冊，而無一廢字”；這話是否自相矛盾呢？同時，第二十三冊係按條目字母次序一貫的排列起來，強割千頁爲一裝訂單位，第二十四冊，又無獨立應用性，所以抽去一冊則首尾不具，另編的年鑑、五年彙編等，又成不能獨立存在的寄生物。所以他雖想呈顯知識世界的一切，而反將知識凝固爲巨大的冰塊。同時這樣的體積，除了陳列在圖書館或書齋中外，亦實無法適應這航空時代人類常常在流動着的需要。

第三 大英百科全書十四版共約三千五百萬字，出版後加入的編輯叢史德(W. Yust)和他的同事，承認他們永遠不能將那二十四大冊的原稿閱讀與整理一過；據說讀者中曾讀畢第十三版的，也祇有三個人。因爲牠的體積，比起知識世界所有，誠極渺小；但牠包含的分量和學科，實已超出個人全部閱讀整理所可坦負的能力之上。固然對各學科自有專家爲其閱讀與整理者，但一書之所以成爲一書，不僅在其形式的一致，而尤在其內容的相關。這些，其“運用之妙”，實“存乎一心”，非可以會議式的商談來解決的。既無一人能爲這一貫次序排列之書閱讀整理一過，那牠祇成爲各題論文與解釋的堆砌而已。這樣適形成其祇爲一知識的百貨公司，而失去知識世界的“有機體性”了。加爾文在序言中曾一再歌誦十八世紀狄岱羅(D. Diderot)所主編之“學典”(Encyclopédie)，說牠：“充滿生動的描寫與時代的理論，是急進思想的兵工廠，真實知識的總倉庫，……立即發生空前的社會影響，非後代任何學典所可比擬。即其綜合、分配、排比等純粹編輯的技術，也不較十四版大英百科全書爲次”。狄岱羅學典的成功，雖由於十八世紀學典派學者共同的努力，與其觀念的相近，然精力過人的主編狄岱羅，曾以其尺度通閱全稿二千二百萬字，使有共同而一致表現，實其主因。可惜後代學典，祇學到他的編輯技術，而未能總閱整理之於一共同的觀

念下。固由後代“思想與實驗的無限推廣與加深，學典的編者們已遭遇日趨嚴重的困難”，蓋“知識……進展，已非任何人的精力在任何時間所能全窺”（皆加爾文序言中語），然而我們就不能尋覓一條新途徑來解決這困難，而令我們永遠不能儘量利用人類已獲的知識嗎？

第四 因為上述的緣故，加爾文祇好在序上說：“對於像本書若干萬頁所包含的知識，要想繪出其全體印象，及其無數部類的個別認識，久已非人力所可及了”。於是這部書除了印刷的彙集外，實未給予我們以所謂“知識世界”之整體的“通論式”的記述。一部學典不能達到這個目的，我們更將求之於何書呢？

第五 狄岱德曾說：“若將人類或其優秀份子驅除盡絕，則奮發卓越之萬物景象，勢必成一慘淡無聲之大劇場，且全世界亦將岑寂無聞，而變為荒涼淒漠之狀態。至若天然景象，亦將默然無色矣”（狄岱德學典 v. 5, p. 641 “學典”條）！這幾句話我們很可借來說學典中必容古今中西名作原著的重要。大英百科全書中雖也有介紹那些原著的條文，有如我們祇聽到講說戲劇的本事，而非親自看到出演一樣。要知那些原著實為知識世界一涓一滴的構成者，把那些原著屏除在學典以外，無異將人類或其優秀份子驅除在世界之外一樣，那末所呈顯的知識世界，至少也將最精華的部分除外了！

第六 第十四版大英百科全書共有四萬五千條，又索引五十萬條（其中第二十四冊地圖上的地名索引，即佔十餘萬條），人類已知的知識之命題命名，僅有此數麼？照世界學院中國學典館所搜集，雖側重於中國，而尚未完，已達一千餘萬條，固然其中有些是絕對不必要而可刪併的，但也絕不止五十四萬五千條。加爾文說：“現代生活，沒有充分時間去搜尋知識，卻有更多的需要去求取知識”。人們既無時間搜尋知識，學典正應代之搜尋而無遺；既有更多需要求取知識，學典正應滿足所需始為功。倘如我們在呈顯知識世界的學典中，尋不出我們所需的知識之論述或解釋，那我們更將求之於何書呢？

第七 即以每題而論，大英百科全書祇選用某人所作的某條，倘其他一人所寫因觀點或敘述方式的不同而亦有其參考價值時，那也祇好割愛了。這種“排他性”，有如祇准戴着指定顏色的眼鏡去看外界一樣。知識世界是多面的，這樣能令人看出其多面性麼？

第八 各寫各條，又無法為全部的整理，於是各條間難於連繫。各知識的個性，縱可無傷，而與其他知識的相關性，卻遭割裂。好像法庭上原告、被告和證人的話，永遠不能投合一樣。要知知識的存在，正如宇宙的存在。倘星球間無相吸與相拒的作用，星球必至脫軌而亂馳；知識間無個性與相關的存在，知識必至為用而不全。不但如此，甚至大英百科全書曾有這樣一件有趣的軼事：當編者把一篇登載了若干年的歷史論文送給某大學歷史學系老主任去審閱，請他略加訂正。結果覆函中盡是帶有辛辣的評語：“毫無組織，不確與錯誤之處，層見迭出”，並附言“願為另作”。但編者查閱原稿，當年是誰替他們寫了這樣一篇“無組織”而“不確與錯誤”的文章呢？等到證實正是那位教授自己所作時，不禁大吃一驚。然而在大英百科全書這樣體例的書中，怎能避免這些在相關間的矛盾呢？

第九 用辭典式排成知識的行伍，一因命題衆多，非此難以部署；一因分類難確，非此不易檢尋。但在某些需要上，有時要將某些知識按時間次序排列，或空間方位排列，或性類區別排列，或其他特殊方式排列。所以“辭典式”雖是知識敘列的主式，但他式亦各有其應用的功能。且“ENCYCLOPEDIA”一詞，本無專按語言符號排列之意。為將知識世界呈顯得更明白些，其他方式在學典中能完全被擯而不用麼？即以辭典式而

論，因為大英百科全書採取多冊一貫的排列法，於是曾發生過這樣的事情：當五十多年前有名的常被翻印的第九版，正在編纂，編者請“氫”的發明者、諾貝爾獎金獲得人瑞雷勳爵（L. Rayleigh），寫一篇關於光學極重要的文章，預定放在第十四冊中。等到那冊付印時，瑞雷還未交稿，幾經催促，他說可以放在“O”集中，題目改為“Optics”（光學）。等到“O”集付印，仍未交稿，並要求延到“U”集，說題目算是“Undulatory Theory of Light”（光之波動說）罷。但結果瑞雷的文章，是在“W”集出現，題目變成“Wave Theory of Light”（還是光的波動說）了。

第十行與知是並重的，也是相連的，知而不行，知亦減色，在學典中應如何使知與行間，建立起一個連鎖來呢？

這些問題，或者有人以為是“學典”的形體限制，而無可如何的！加爾文也坦率的在序言中說：“有些莊嚴的哲學家們，曾夢想以一個世紀的光陰完成一部理想的學典，然而這樣也就要失掉其主要的效能了。因當其後部出來的時候，其前部或已就萎廢。這種進行就好比點一長排蠟燭，在中途上就把前一隻燭吹滅而另燃一隻一樣”。如“厄士（J. S. Ersch）與葛魯貝爾（J. G. Gruber）等專門學者所編的“科學文藝百科全書”，在一世紀多以前就開始，已經出了一百七十本，可是還沒有完。木爾茲博士（J. Merz）於其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中對於這巨大而沒有完的工作，作了很實際的觀察：這個工作的推動者們，顯然沒有認清要使這類工作有效的兩個要點：就是無論如何，不完全也必完成；又因思想與知識上的革命與演進，必定在一個限定的時間之內完成”。“在這種工作上，還有和時間同樣重要的因素，就是空間；以出版家來說，就是所佔的篇幅。把本書的十四版限於廿四冊，是合理的”。我們覺得加爾文所說的哲學家的夢想，距實際固然太遠，距夢想卻將更遠。因為如加爾文所憂慮或木耳茲所觀察，那“哲學家”未免太不實際；但真正呈顯知識世界的學典，絕非一個世紀的事，而為與人類來日同其久遠的事。這話不但比加爾文所說的哲學家更夢想，而且比他甚至比加爾文都更實際。此點在後面所說出的辦法，當可證明。那辦法且解除加爾文所憂慮的出版困難，並顯示二十四冊是不合理的。倘以二十四冊為滿足，將正如加爾文所說：“每一知識部門，都要求……更多的篇幅……，如賽克瑞（W. M. Thackeray）對拿比爾（M. Napier）一樣可憐的喊道：你把我的血肉割去了”。最後加爾文無可如何的說：“一百冊或一百多冊，仍是不能解決這些相對的問題的”！然而我們所想出的一個辦法，卻將過去學典從形體限制中解放出來。上面試提的十大缺點，和加爾文已在憂慮的，在下列八項回答內，可一舉而解決。簡單些說，是使“學典”成為“有機體”，然而不是一個神蹟：

一 世界學典的“世界”一辭，不僅表示着知識的範圍，牠是用各種文字由各民族、各地方按各思想、各學科分頭篇纂，為各個獨立的自為起止首尾完具的專冊。同時各文字又各有關於“世界”、“學典”等總冊，以為聯絡。這樣不惟有海、陸、空軍的大國可有其學典，即弱小民族亦可各有其學典，我們的朋友“黑人”，也正在準備一冊學典了。但其體裁與書式，完全一律，且互有詳略，互相徵引，互相溝通。所以世界學典又名“世界聯合學典”。現在亞、歐、美諸大洲，我們不但已在用多數民族語文如中、英、法文等分類編纂。即少數民族如亞、歐之朝鮮、猶太，及南美與非、澳島嶼之小國或民族，亦在用其習用之文字在編纂中。至中國境內少數民族，既多有其文字，將來亦可各有其學典。且國外也許有人願以中文編著學典者，所以現正用中文出版者，不稱“中國版”，而稱“中文版”。此所以為有機體者一。

二 世界學典各冊，不但內容相關，無論何種文字版本，即陳列於一書架上，尺寸

裝訂亦均相同。世界學典的版本尺寸，共有二種：一爲圖書館本，備固定陳列之用者，一爲袖珍本，由圖書館本用薄紙縮印。所以要規定每冊不能超過一千五百頁者，因在一千五百頁以上，縮印雖用薄紙，亦難裝入衣袋之中。倘內容字數非一千五百頁所能容時，則析爲兩個以上的專冊，仍使各冊獨立爲書，此所以爲有機體者二。

三 各冊自爲起止。出版不限於一時一地，因之可成專冊的某學科，無論其範圍的大小，同對象而觀點與表示方法不同者，不妨各自爲冊。卽僅爲辭典中之一條的條文，同題亦可由多人撰作，分見有關各冊，而可各異其說。某冊增刪再版，亦不牽及全體。新知識獲得時，隨時可編印一冊，加入其中。所以分頭刊行，相距無妨萬里；繼續出版，可至人類末日。同時無所謂第一冊、第二冊……；或首冊、末冊；或主冊、附冊；或其幾冊；其出版先後，亦不代表次序的觀念，此所以爲有機體者三。

四 每種文字版本的主編者，祇司與另一文字版本及此種文字版本冊與冊間聯絡之責。至於每冊又各有其主編者。因祇一千五百頁，在中文最多容三百萬字，所以一人亦可勝任其編著。縱其中文字，係多人所寫，此冊主編者更不難全閱整理一過。成於一手則全冊可以貫串融洽，不致使這學典成爲無靈魂的堆砌物。此所以爲有機體者四。

五 一般工具書，除備查外，有“不知從何讀起”之苦；而備讀的專書，又與工具書無聯絡溝通關係，所以其中應分述或解釋的，又有“不知從何查起”之苦；至於書與書間，知與行間，除少數書外，更是了無關係。世界學典版與版間、冊與冊間、頁與頁間、條與條間，知與行間，無不互相聯絡溝通，因此及彼，有若貫珠，此所以爲有機體者五。

六 古今中西的名著，我們並不因其具有權威性而懾服其下，我們祇把他看成世界或其一部份說得最清楚的代言者。知識既非我們這一代或寫作學典者所專有，反之，是世界永遠共有而又造福於世界之不容拋棄的遺物。未來名著，世界學典固已留有園地，供其植根；已往名著，亦應以之各替代學典一冊中之通論；或爲某冊辭典之一條；或徵覽引錄文獻之一篇。於是後人將成我們的編著者，古人則已成我們的編著者，此所以爲有機體者六。

七 世界學典的通論之部，可易以原著。辭典之部每冊能容的條目數，固不免有其最高的限制，但各冊繼出不窮，而條目乃成無盡數。同時不惟徵覽之部時時注意採用辭典以外的方法，使知識儘量表示其交互綜錯的多種敘列方式，倘如必要，在辭典之部的地位，亦可易以“年典”、“地誌”、“類典”或其他方式。至於“徵覽”之部，可容有關文獻，可容編著者稿本與編印本有出入之“自然本”的攝影，而尤其重要的是關於由知而行的“羣藝”（社會技術）關係文字的提供。一切一切，都表示世界學典是體例精密，而又同時是活躍有生命的書，此所以爲有機體者七。

八 世界學典不惟在紙上，而且我們已以四十年的努力從事與其配合的文化建設，且遍及亞、歐、美諸大洲，受其影響者已有衆多的人數，我們相信這不過是其開端的開端而已。牠大則象徵宇宙，小則變爲酵母，現此酵母方始投入世海之中，必可引起化學的反應，呈顯一敏速的催化劑作用，其中了誘因而發酵於世海者，正如擲石水中其波圈的一層一層的擴大一樣。此所以爲有機體者八。

總而言之：世界學典的體裁，是取法於自然世界的聯合，而成學典世界的聯合，以達大同世界的聯合。上文曾說到十八世紀狄岱龍學典成功要素，除技術外，尤在其觀念，世界學典是將技術與觀念合而爲一，這裏可簡單的標出，一如其書名“世界學典”或“世界聯合學典”！

附答關於四庫全書學典及他冊學典者

問：世界學典中文版首次與讀者相見的一冊，爲什麼不是“世界”或“學典”，而是“四庫全書”呢？

答：

在前面我們曾經說過，世界學典“是用各種文字，由各民族、各地方按各思想、各學科分頭編纂，爲各個獨立、自爲起止、首尾完具的專冊，同時各文字又各有關於“世界”、“學典”等總冊”。所謂“專冊”、“總冊”，係爲表明世界學典之無盡冊數中，並非皆爲專門之書；同時亦有顯示世界概念及知識概念之整體性與聯合性等敘述範圍較大之作。因總冊對於大千世界中之一世界、衆多知識中之一知識，祇能說明其相關與相異之點，並不能將其內涵包舉無遺。故總冊必待有專冊而後始能將每一世界、每一知識分析較詳。反之專冊對其範圍更小之知識部門，又爲總冊；而總冊從其專事闡發綜合概念一點去說，又爲專冊。因之所謂“總冊”、“專冊”，係一種說明方便之相對的假定；而非真有絕對的“總冊”與“專冊”之分別的存在。所以在前面我們又接着說：世界學典“無所謂第一冊、第二冊……或首冊、末冊；或主冊、附冊；或其幾冊；其出版先後，亦不代表次序的觀念”。那末，或“世界”一冊，或“學典”一冊，或“四庫全書”一冊，或其他一冊，在理論上，其出版先後，是無關宏旨的。

然在實際上，爲什麼“四庫全書”一冊會爲世界學典中文版首次與讀者見面的一冊呢？這是出版方便的關係，非有次序或輕重的觀念存於其中。

世界學典當其哲學與方法論確立後以至今日，亞、歐、美諸洲或尙編纂未畢；或方從事準備。時有四世百年歷史的“中國辭典館”，方在改造中國歷史所沿的體裁，滲合西方專科 ENCYCLOPEDIA 的方法，致力中國文化的清算、西洋文化的攝取，以期達到世界文化的創導之目的，積有卡片一千萬張，二萬萬字，且刊行已達百餘冊。正苦此項體裁與方法之未盡善，故當世界學典的哲學與方法論確立後，毅然舍其故轍，加入合作，以其豐富的資料，照此新體或改編、或重著，這自然較正在編纂與準備之他冊成書爲速。世界學典是以聯合爲其特性的，而煜亦因基於聯合的哲學而創此書體，故於致力於此者，無不希望其加入於這學典的聯邦，而對中國辭典館自尤歡迎其合作。於是與主持此館十五年且與煜訂交十載的友人楊家駱先生改組此館，爲“世界學院中國學典館”，改組後的世界學院中國學典館，一面利用已有的原料，照此新體大量改編與重著；一面先以其首先試驗完成的“四庫全書”一冊，付諸印行，而其他各冊，亦將陸續不斷的出版。煜所著“世界”等所謂總冊者，或其他所謂專冊者，也將在這出版行列內不久可以次第問世。

問：在世界學典中的“四庫全書”學典，除提供我們關於這巨大的文化工程之全部知識外，還有些因參加世界學典而表示出的特殊貢獻麼？

答：

世界學典既據一新哲學、新方法論而成立，所以一種知識當其列入此行伍時，自然也會有些不同的新力量產生於其中。如“四庫全書”學典，也曾顯明的表示出來：

第一 世界學典方法論的運用，在從業者固須試作始能得其甘苦，此楊君所以先以此題試作之主因；而在一般讀者，欲明此方法論，與其看煜正寫未完之世界學典方法論，實不如先看一本用此方法論所產生的書來得明確。所謂“吾欲託諸空言，不如見諸事實之深切著明也”。固然，實驗室中的工作，多含有一種過程性，此冊在編成時，編著者及煜皆已感到尚有許多瑣碎的技術問題未能運用純熟，這已可表示必須試作，然後始能發現那些瑣碎的技術問題了。所以楊君在“通論”、“辭典廣編”及“綜覽”第三編中，特別注意於世界學典哲學與方法論之闡明，以顯出此冊學典與一般關於四庫全書之書不同者，即在以四庫全書一題驗證於世界學典的哲學與方法論之中。

第二 世界學典牠是生命活躍的有機體，殭死的知識，到其中也會復活起來；牠有胸襟廣闊的新人格，狹隘的知識，到其中也會解放出來。四庫全書，原已成為文化工程的遺跡，在世界學典中既以層創與演進的眼光，重估其在歷史地位中的真價；復以歸納與分析的方法，闡明其在知識體系中的部位；絕異他書盲目的歌頌，與枝節的指摘（指通論一至三章）。煜更從此真價與部位中，使之擴大，以孕育一中國知識的新清算運動——編纂中華全書的建議（建議書見通論三六、三七節，通過於一九四六年三月二中全會，交政府辦理）。此運動之特點，在提倡由各地普設“地方全書館”及“地方圖書博物館”，建立知識的地方自治制，為地方學典資料與機構立其礎石。復有聯合組織，從事治繁總要，互刪文字的重複；廣譯換藏，互通知識的有無等工作。雖建議方始，然早遲必可實現，已為多數學者所共認。於是四庫全書之被視為陳跡的知識金字塔者，在世界學典中竟復活起來。但這復活，不是舊體的起死回生，而為如文藝復興歷史之由舊體激發出的新生命；及由此新生命所構成的新世紀。又如將四庫全書的書體，由尊經衛道的鐐銬下，解放於自然構成的觀念中（指通論六、八節）；將四庫全書的功能，由“官修”、“宸覽”的禁樹下，解放於社會公有的觀念中（指通論三節及七章）；更將四庫全書的知識範圍，由閉關自守的藩籬下，解放於世界知識領域的觀念中（指通論二節及八章）。於是一羣峨冠博帶的老學究，與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法國以及中國的自由思想者可以並列比論，而同為世界學典構成之一員（指通論一節、十三節及詞典廣編）。

第三 對四庫著存書萬種的內容與版本，和撰人七千的傳記與學說，及其應參見的一萬三千條，在四庫全書學典中並未加以忽略。且儘量利用已往研究四庫全書的百種專籍的成果，使萃於一書；既無繁冗重複之病，更增排比檢尋之便。前加“通論”，使貫串為一知識之整體；中增“廣編”，使容納其外相關之條目；後列“綜覽”，使交織為供研索之衆式。但這些都不過是世界學典工具性表見之一端，究不若前第一第二兩項所舉之有關精神與生命也。

本冊學典，除“詞典正編”採用著者舊作“四庫大辭典”，但亦全部重行編次；至“通論”、“辭典廣編”，皆係此次印行學典本時新著；“綜覽”採用著者舊作“四庫全書概述”者，亦不過三之一，故此書與“四庫大辭典”雖有其深切的關係，然實為一新著，而非舊作之重印，在此亦應附為聲明者。

問：世界學典除四庫全書學典外，在近幾年內，可陸續出版的還有些什麼書呢？

答：

就中國學典館、法國學典館、美國學典館等正在以各種文字改編或新著的，其冊數非常的多。但在這衆多的冊數中，將來出版時，因分量關係，或將一冊再分為幾個專

冊；或合數專冊爲一冊。故各冊名稱雖不妨列舉如下，但將來也許會改異以新名的：

總冊性者有：“世界”、“自然”、“世界新計劃”、“字典”、“辭典”、“語典”、“學典”、“地典”、“人典”、“書典”……等。

關於哲學及自然社會學之專冊有：“哲學”、“進化”、“文化人類學”、“心理”、“社會”、“宗教”、“倫理”……等；其更專之冊有：“知行論史”、“中國德目史”、“婦女”……等。

關於自然科學及其應用技術之專冊有：“數學”、“理化”、“天文”、“氣象”、“地質”、“礦物”、“古生物”、“生物”、“醫藥”、“農食”、“工藝”……等；其更專之冊有：“數學符號”、“原子”、“印刷史”、“古氣候與大陸漂移”、“海洋”、“珊瑚”、“印刷史”、“大豆”……等。

關於人文科學及其應用技術之專冊有：“歷史”、“考古”、“經濟”、“國際”、“人治”、“法治”、“教育”、“交通”、“貿易”、“統計”、“公園業務”……等；其更專之冊有：“中國文化交通史”、“春秋史”、“新世紀”、“中日國際史”、“社會銀行”、“世界大學”、“世界圖書博物館”、“學校行政”及“民衆學典”、“青年學典”、“兒童學典”、中小學用“教學輔導學典”各科約二十冊……等。

關於文學藝術之專冊有：“詩文”、“劇說”（戲劇、小說）、“音樂”、“藝典”……等；其更專之冊有：“新世紀中國之文學”、“新樂譜”、“大足石刻”……等。

關於各民族各地方之專冊有：“中國”、“法國”、“美國”、“猶太”、“波斯”、“朝鮮”、“黑人”……等；如“中國”不但中、英、法文三版已分頭在上海、巴黎、華盛頓編纂，中文版且有關於各省、各市如“江蘇”、“台灣”、“四川”、“南京”、“上海”、“重慶”、“北平”等六十餘“人誌”、“地誌”專冊，在整理中；英法文版如“紐約”、“巴黎”等冊，亦在進行；“朝鮮”有中、韓、英三種文字版本的準備；而邵可侶名著“人與地”中譯本則將加上辭典、徵覽二部，爲關於人地學以原著爲中心的學典。

關於傳記之專冊有：“孔子及其所予後代觀念之變遷”，“老莊及中國之自然學派”、“孫中山與中國革命”、“吳稚暉與中國啓蒙運動”、“狄岱麓與學典派”、“富蘭克林”及煜之“我”……等；至古今人物綜合的傳記，則有上舉之“人典”及各地“人誌”……等。

關於原著之專冊有：“儒家羣經”、“先秦諸子”……等之中、英文版……等。

關於學術史及書誌之專冊有：“先秦學術與著作”、“漢代學術與著作”、“三國六朝學術與著作”、“隋唐五代學術與著作”、“西夏宋遼金元學術與著作”、“明代學術與著作”、“清代學術與著作”、“現代學術與著作”及“世界學術與名著”……等。

關於適應時間性者有準備年出一冊的學典式年鑑，如“世界新社團”、“世界新人物”、“世界新圖書”、“世界新發明”……等。

中國方面的出版機構，世界書局正謀克服印刷出版的困難，希望在最近一年內能達到一個月出版一冊的計劃。法國方面有四十年前世界社所設印字房，正謀擴充爲在歐出版世界學典的機構；美國方面則在紐約有“世界學典出版合作社”的組織。預想三五年後，或可有百餘巨冊世界學典陳列在世界每一圖書館的書架上，不惟供應着衆多的讀者，而且誘發了衆多的作者，來共同肩荷着這“天下爲公”的大業。

但在瘡痍滿目，物力艱困的今日，要達到上述的希望，不祇是靠我們的決心與努力，還要有其可能實現的環境與經濟條件，謹在此乞求社會人士予以深切而實際的同情與援助，使我們不致永遠作那移山的愚公、填海的小鳥，則“世界學典”的大業幸甚！世界學典的從業者感甚！

聲 明

焜對大英百科全書之成就，至爲欽敬，在體裁上，牠不過沿用着歷史上的習慣，本不能獨任其咎。但因牠最爲流行，據以摘發歷史習慣的缺點，一般人易於比較，非於牠特有友善之意也。附此聲明。



纂總書庫四

昉紀

與四庫全書同在十八世紀
完成之法文學典主編者
狄岱麓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經部

易類



- 子夏易傳十一卷 舊本題卜子夏撰
新本鄭氏周易三卷 漢鄭元撰 國朝惠棟編
周易註十卷 魏王弼註
周易集解十七卷 唐李鼎祚撰
周易舉正三卷 舊本題唐邵京撰
周易口義十二卷 宋倪天隱述
橫渠易說三卷 宋張載撰
易傳四卷 宋程頤撰
了翁易說一卷 宋陳瓘撰
周易新講義十卷 宋耿南仲撰
讀易詳說十卷 宋李光撰
漢上易集傳十一卷卦圖三卷叢說一卷 宋朱震撰
周易窺餘十五卷 宋鄭剛中撰
易叢體義十二卷 宋都絮撰
易原八卷 宋程大昌撰
周易古占法一卷古周易章句外編一卷 宋程迥撰
周易本義十二卷 宋朱熹撰
周易義海撮要十二卷 宋李衡刪定
復齋易說六卷 宋趙彥肅撰
周易鄭康成注一卷 漢鄭元撰
陸氏易解一卷 吳陸績撰
周易正義十卷 唐孔穎達撰
周易口訣義六卷 唐史徵撰
易數鉤隱圖三卷附遺論九事一卷 宋劉牧撰
溫公易說六卷 宋司馬光撰
東坡易傳九卷 宋蘇軾撰
易學辨惑一卷 宋邵伯溫撰
吳園易解九卷 宋張根撰
欽巖易傳十卷 宋張浚撰
易小傳六卷 宋沈該撰
易璇璣三卷 宋吳沆撰
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 宋林東撰
郭氏傳家易說二卷 宋郭雍撰
南軒易說三卷 宋張栻撰
楊氏易傳二十卷 宋楊簡撰

紀昀手書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首頁

原書 $16\frac{5}{16}$ 吋 $\times$ $11\frac{3}{16}$ 吋

碧雞漫志一卷 宋王灼撰

渚山堂詞話三卷 明陳霆撰

詞苑叢談十二卷 國朝徐鉉撰

右詞曲類詞話之屬五部十九卷

御定詞譜四十卷

詞律二十卷 國朝萬樹撰

右詞曲類詞譜詞韻之屬二部六十卷

顧曲雜言一卷 明沈德符撰

御定曲譜十四卷

中原音韻二卷 元周德清撰

右詞曲類南北曲之屬三部二十七卷

沈氏樂府拾遺一卷 宋沈義父撰

詞話二卷 國朝毛奇齡撰

臣紀昀敬書



南陽居士集

易之精奧理數而已豫其闡明理數者也自漢及宋言數者岐而三之
孟喜正傳也岐而為陸氏流為鐵律又岐而為陳邵又離曼衍不
可究詰於易為附庸矣言理者又岐而三之康而統應贊五易也岐而為
王弼為王宗傳為楊簡浸淫乎佛老矣又岐而為李光楊萬里此附
史事倡發論繹雖名比陳邵之徒虛原心力盡算經而國風湮
亡易之外傳耳中間持其平者數則漢之陳思理則宋之伊川子
誠之此不發於後唐史徵士為持宋王伯厚及頃時志宗字祖傳二
二而已伊川之此傳二者之此融駁互見決擇為難余斯言而

其立言言辭也履歷度博自戊子御舉後一任備城學官即歸里
 以經義課子弟偶來訪說之恆理者標題於周易之間端猶解方和之
 於徐子解 戊壬子四月隨余至濠平重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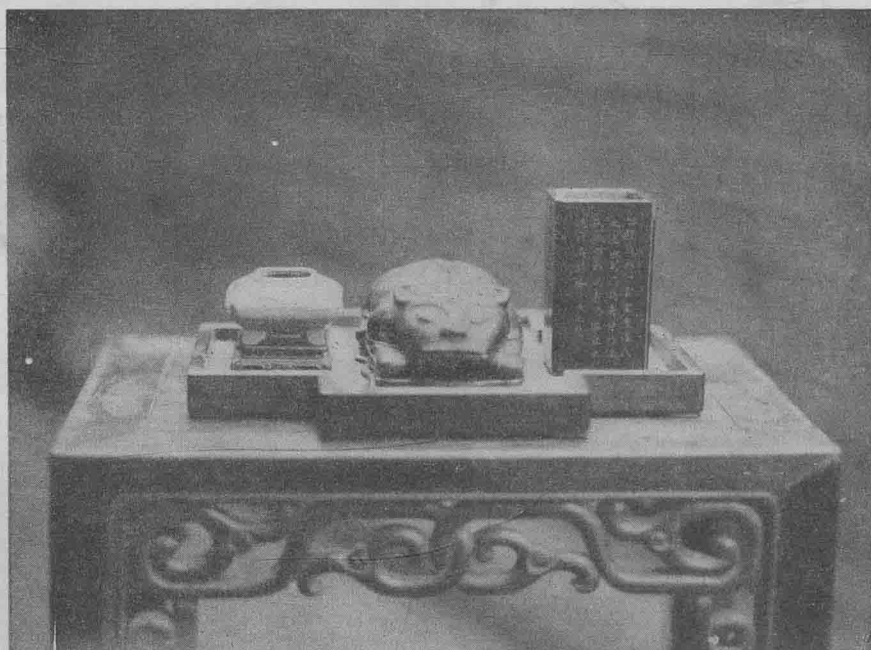
文津閣鈔書因以呈余余嘉其精與研理去取平心無宋南後以後諸士家
門戶之習固為然其卷首昔獲元繼閣今人著述志皆大旨以是字傳者主
於此則亦不復有餘錄其
其是類於是至壬午年而參以編校特將僅無示卷之三乎一若從西庫檢自中度得此
編可謂其家學矣余又近七十一生版大典歸國而德以難持篇名譽曾未就臺
秘經制勒已編以前非世世批想園友子何如耶

壬子四月十一日曉齋先生於滄平書局製字時年六十九

三十一

卷之十

1792年紀昀重勘文津四庫全書時
親題其侄虞惇所批周易墨蹟



紀昀所用文具